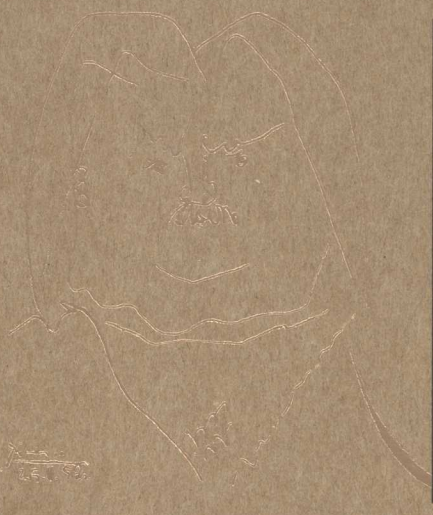


巴尔扎克选集

幻灭(下)

袁树仁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014007881

IV

巴尔扎克选集

幻灭(下)

袁树仁 译

I565.44

177

V3-2



I565.44
177
V3-2



北航

C1694988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第二天清晨八点，吕西安去了艾蒂安的住处。没有找到他，又跑到佛洛丽纳的住处。记者和女演员在漂亮的卧房里接待他们的朋友，他俩已经像夫妻一样在那里安顿下来，三个人就在那里吃了一顿丰盛而讲究的午餐。

“不过，老弟，”待他们入席之后，吕西安对卢斯托说起柯拉莉要请他们吃宵夜的事，卢斯托回答，“我劝你和我一起去看望费利西安·韦尔努，请他吃饭，尽量与他结交。他给一份政治性的报纸炮制专栏，说不定能让你进去，那你将来就可以在这份报纸的显要位置登大块文章，发达起来了。那份报和我们的一样，属于自由党。你将来也当自由党人，这是大得人心的党派。再说，如果你想转到政府派一边，条件也很有利，因为你事先已经使人害怕你了。埃克托·曼兰和他那个杜·瓦诺布勒太太不是也请了你和柯拉莉共进晚餐么？倒是有几个贵族大老爷、年轻的公子哥儿和百万富翁到她家走动的。”

“对，是请了，”吕西安回答，“也请了你和佛洛丽纳。”

吕西安和卢斯托星期五喝得酩酊大醉，星期日又共进晚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关系已经达到彼此称兄道弟的程度。

“我们要在报馆与曼兰相遇。这家伙肯定紧跟斐诺。你最好照应照应他，请他和他的情妇与你一起吃宵夜。他可能很快就能帮上你的忙，因为仇恨心重的人需要所有的人，他会先帮你的忙，再在必要的时候借助你的笔。”

“你的头一炮相当轰动，足可以畅通无阻了，”佛洛丽纳对吕西安说，“对此，你要赶紧加以利用，否则很快就会被遗忘了。”

“那笔生意，”卢斯托又开口说，“那笔大生意做成了！这个斐诺，

本是个没有任何才气的人，却成了道里阿周报的经理兼总编，一个子儿没花却拥有六分之一的股份，一个月还有六百法郎的薪水。我呢，亲爱的，从今天上午起，我就是咱们那份小报的主编。一切都如我那天晚上所预料的那样发生了。佛洛丽纳真了不起，就是塔莱朗亲王^①也要让她三分。”

“男人们要寻欢作乐，我们通过这个把他们捏在手心，外交家只能利用自尊心做到这一点。外交家眼看着他们装腔作势，我们眼看着他们干傻事。所以，我们最厉害。”

“玛蒂法同意的时候，说了他当了一辈子药材商说出的唯一一句有风趣的话。他说：‘这桩生意也没越出我的本行！’^②”

“我怀疑是佛洛丽纳口授的！”吕西安大叫道。

“亲爱的小宝贝，”卢斯托又开口道，“你真是足踏马镫，前程远大啦！”

“你天生命好，”佛洛丽纳说，“我们看见多少年轻人在巴黎苦熬数年也没能在报纸上登出一篇文章！以后你的文章要和爱弥尔·勃龙代的文章一样了。不出六个月，我就会看到你那副趾高气扬、志得意满的神气！”她用一個成语补充了一句，向吕西安抛过嘲讽的微笑。

“我在巴黎不是已经三年了吗？”卢斯托说，“从昨天开始斐诺才给我当主编的三百法郎一个月的固定薪水，五法郎一栏的稿费，给他的周报写稿是一百法郎一页。”

“怎么样？你怎么不开口啊？……”佛洛丽纳盯着吕西安高喊。

“再说吧！”吕西安道。

“亲爱的，”卢斯托气恼地回答，“我全给你安排好了，似乎你是我的亲兄弟。但是斐诺这个人，我可不敢跟你担保。两天之内，会有六

① 塔莱朗亲王(1754—1838)，法国外交家，以玩弄阴谋诡计著名。

② 所说的本行是指此人做的药材生意。“药材”在法文中有一个通俗的含义，指那些无用、低劣、有害的东西，这里指的是报纸。

十个人来找他,降低自己的价码。我替你答应了,你若不愿意,尽可对他说不干了!”记者停了一会又开口说,“你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你加入的是一个山头,这山头里的伙伴在好几份报纸上向他们的敌人开火,而且相互帮忙。”

“咱们先去见费利西安·韦尔努吧!”吕西安说,他已经迫不及待要和这些可怕的猛兽结交了。

卢斯托叫人雇了一辆马车,两个朋友到芒达尔街去。韦尔努住在这条街上一幢带甬道的房子里,在三楼占着一套房。这位尖刻、傲慢而又装作一本正经的批评家正在餐厅里和一个女人、两个孩子一起吃饭。那餐厅俗不可耐,墙上贴着方格的劣质壁纸,每隔一段都有鼓起的包包,挂着模仿水彩画或水墨画的镂版画,装在镀金的画框里。那女人其丑无比,肯定是原配夫人。两个小孩年龄很小,坐在带围栏的高脚大椅上,为的是不让小家伙摔下去。吕西安看到这种情景真是惊讶极了。费利西安穿着睡衣,是用老婆的印花布长裙的剩料做的。这身打扮被人撞见,他的神情相当不快。

“卢斯托,你吃饭了吗?”他一面指着一张椅子给吕西安让坐一面说。

“我们从佛洛丽纳家来,”艾蒂安说,“我们在那儿吃过午饭了。”

吕西安不停地打量韦尔努太太。她像一个心地善良的胖厨娘,皮肤相当白皙,但是长相粗俗无比。她戴着下巴底下系带子的睡帽,双颊受压,前额隆起,睡帽顶上还加一条头巾。她的室内便袍不系腰带,仅衣领处有一个扣子,大大的皱褶下垂,裹不住她的身腰,叫人无法不将她比作界石柱。她身体壮实,双颊红得发紫,手指头呈粗香肠状。

吕西安见了这女人,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韦尔努在社交场合是那副尴尬态度。他为自己的婚姻苦恼,又无力抛弃老婆孩子,但有相当多的诗人气质足以为此饱受折磨。所以这耍笔杆的人不能原谅任何人获得成功,对任何事情都不满意,也不满意自己。吕西安明白了为何这位记者的神情总是尖酸刻薄,妒意十足的面孔冷冰冰,一张嘴就话

里带刺，总是出口伤人，像一把匕首那么锋利。

“咱们到书房去吧！”费利西安站起身说，“你们来大概是谈文字买卖。”

“也是也不是，”卢斯托回答，“老兄，是吃宵夜的事。”

“我代柯拉莉来请您……”吕西安说。

听到这个名字，韦尔努太太抬起了头。

“……吃宵夜，时间是一周后的今天，”吕西安接着说，“还是上次在佛洛丽纳家的原班人马，加上杜·瓦诺布勒太太、曼兰和另外几个人。我们也有牌局。”

“可是那天我们应该去玛乌多太太家。”太太说道。

“那又怎么样？”韦尔努说道。

“如果我们不去，她会不高兴的。而且你不是很想见她，好让她给你贴现书店的期票吗？”

“亲爱的，瞧这个女人，她就不明白半夜开始的消夜不妨碍先去一个十一点结束的晚间聚会。我总是在她身边写东西的。”他又补充一句。

“您的想象力真丰富！”吕西安回答。就因为这句话，他从此成了韦尔努不共戴天的仇敌。

“那么你一定来，是不是？”卢斯托又开口说，“还有一件事：德·吕邦泼雷先生成了咱们的人了，请把他往你那家报纸推荐推荐。介绍介绍他，说他是能写高级文艺作品的小伙子，让他一个月至少能发表两篇文章。”

“行，只要他愿意做我们的一员。我们攻击他的敌人，他也要攻击我们的敌人，保卫我们的朋友。我今天晚上就在歌剧院说起他。”韦尔努回答。

“那好，明天见，老弟，”卢斯托说，一面极为亲切友好地握住韦尔努的手，“你的书什么时候出版？”

“这，这取决于道里阿了，”一家之长说，“我已经完工了。”

“你满意吗?……”

“也满意也不满意……”

“我们一定为你的成功加油。”卢斯托说着站起身来,向同行的太太施礼告别。

这样突然离去,是因为非走不可:两个孩子发生争执,拿着调羹互殴,把面包汤泼在对方脸上,大喊大叫,闹得不可开交。

“你刚才看见了,孩子,”艾蒂安对吕西安说,“一个女人可以不知不觉间给文坛造成很大的破坏。这可怜的韦尔努因为他的老婆而情绪恶劣,便跟我们过不去。应该帮他摆脱这个女人,当然是为了公众利益。没了这个女人,我们就会避免铺天盖地的刻薄文章,铺天盖地的咒别人成功、骂别人走运的俏皮话。两个可怕的小崽子加上这么一个女人,跟他们在一起会变成什么样?皮卡尔写过一出戏叫《彩票行》,你看过吗?里面有个人物叫里戈丹^①。对,韦尔努就像里戈丹,自己不打架,专叫别人开打。为了挖掉好朋友的两只眼睛,他能挖掉自己一只眼睛。你会看见他脚踩死尸往前走,对别人的每一桩祸事抿嘴微笑;他攻击亲王、公爵、侯爵、贵族,因为他自己是平民;他攻击单身的名人,因为他自己有老婆;他满口仁义道德,鼓吹家庭的幸福和公民的义务。一言以蔽之,这位道德高尚的批评家对任何人都会不客气,对儿童也不例外。他住在芒达尔街,一边是可以在《醉心贵族的小市民》^②里扮演土耳其贵人的老婆,一边是丑得像癞子的两个小韦尔努。他对圣日尔曼区冷嘲热讽,因为他一辈子进不了那个区,他笔下的公爵夫人们开口讲话都像他老婆。你看吧,这人就要对耶稣会会士大喊大叫,辱骂宫廷,说它要恢复封建特权,恢复长子继承权;他要鼓吹什么十字军东征以争取平等,因为他自认为跟谁都不平等。如果他是单身汉,出入上流社会,与那些享受公家津贴、挂着荣誉军团十字勋章的

① 《彩票行》,独幕剧,1817年12月8日在奥德翁剧院首演。剧中里戈丹这个人是个驼背、好笑的教士,专门挑动别人相斗。

② 《醉心贵族的小市民》,莫里哀的一部喜剧。

保王党诗人一样气派,那他就会是个乐观的人了! 记者的出发点有许多是相似的。这一行就是由小小的仇恨推动起来的大弩炮机。你现在还想结婚么? 韦尔努已经没有心肝了,怨恨已经占据了全部地盘。所以他是个极好的记者,一只撕毁一切的老虎,好像他的鹅毛笔发了疯一般。”

“是他太太叫他发疯的。”吕西安说,“他有才气吗?”

“有点小聪明,是个专写报刊文章的家伙。韦尔努肚子里装着报刊文章,今后也总是生产报刊文章,而且只生产报刊文章。他玩命干也永远不能把他的散文组装成一本书。费利西安不会构思一部作品,不会安排大量的材料,不会按照一个有头有尾、向某一关键事件推进的计划,将人物和谐地聚在一处。他有思想,但不了解事实。他笔下的主人公要么是哲学上的乌托邦,要么是自由派的乌托邦。最后一点,他的文风刻意标新立异,夸张的句子像吹胀的气球,批评家拿别针一戳就破了。所以他又特别害怕报纸,那些需要胡吹乱捧的赞美才能漂浮在水面上的人都是这样。”

“这就是一篇了不得的文章啊!”吕西安大叫道。

“这种文章,孩子,只能说给自己听,永远不能写出来!”

“你真成总编了。”吕西安说道。

“你在哪儿下车?”卢斯托问他。

“柯拉莉家。”

“啊! 你还真坠入情网了!”卢斯托说,“大错特错啦! 对柯拉莉就像我对佛洛丽纳那样吧! 让她当个管家婆,而自己要享受山顶上的自由自在!”

“你真是要把圣徒送进地狱!”吕西安笑道。

“本来就是魔鬼,用不着往地狱里送。”卢斯托回答。

新朋友轻浮而风趣的口吻,对待人生的态度,似是而非的话语,与巴黎式的惯使权谋及不择手段的处世格言混在一起,无形中影响了吕西安。诗人承认这些思想很危险,但又觉得很有使用价值。马车到了

神庙街,两个朋友约好下午四点到五点之间再在报馆见面,可能埃克托·曼兰也会来。

交际花的真情确实俘获了吕西安。这些女子能抓住男人心灵中最软弱的地方,以难以置信的灵活性迁就男人的全部欲望,迎合男人优柔寡断的习性,她们的力量正来自这里。吕西安已经对巴黎的享乐如饥似渴,他喜欢女演员在自己家为他提供的坐享其成、富裕豪华的生活。他进了门,发现柯拉莉和卡缪索两人沉浸在快乐中。原来是竞技场^①提出与柯拉莉签约,明年复活节登台,条件写得清清楚楚,超过了柯拉莉的期望。

“多亏了你,我们才获此全胜。”卡缪索说。

“噢!当然!没有他,《大法官》砸了,”柯拉莉大声说,“也没有什么剧评,那我还得在马路戏院^②待上六年。”

她当着卡缪索的面,搂住吕西安的脖子。女演员的真情表露来得飞快而又冲动,飞快中含有难以名状的温柔,冲动中又含有难以名状的甜蜜。她动真情了!卡缪索像所有遭到巨大痛苦的人一样,双眼低垂,看着地面,正好认出吕西安穿的靴子上沿着靴统有一条深黄色的线,这是著名的靴商专门使用的,在漆黑锃亮的靴筒上清楚地显现出来。上次对柯拉莉壁炉前的一双靴子无法解释,他心里暗暗琢磨的时候,这条缝线那与众不同的颜色就曾经引起他的注意,也看到洁白柔软的皮子里内用黑字印着当年一家著名鞋店的地址:盖依鞋店,米绍迪耶尔街。

“先生,”他对吕西安说,“您的靴子好漂亮!”

“他什么都漂亮。”柯拉莉回答。

“我很想到您那家鞋店去为自己定做几双。”

① 竞技场那时刚刚开张,位于好信大街8号。为其写剧本的主要是斯克里布,基本上是演歌舞剧、通俗笑剧。

② 从马路戏院到歌舞剧院、通俗笑剧剧场,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升了级。

“啊！”柯拉莉说，“向人家打听买东西的铺子是俗人所为！难道您要穿年轻人的靴子？那您就变成漂亮小伙子了？还是继续穿您那翻口靴吧，那种靴子对一个已经成家立业、有老婆孩子和情妇的人很合适。”

“不论怎么说，如果先生愿意脱下一只靴子给我看看，那就给我帮了大忙。”固执的卡缪索说道。

“没有靴拔子，我脱了就穿不上了。”吕西安说，满面通红。

“叫贝雷尼斯去买一个，以后在这里也不嫌多余。”商人说，脸上带着可怕的挖苦神气。

“卡缪索老爹，”柯拉莉说，一面向他投过充满蔑视的目光，“拿出勇气来，别鬼鬼祟祟的！来！把您心里想的全说出来！您认为先生的靴子与我的靴子很相像，是不是？”她又转身对吕西安说，“我不许您脱掉靴子！——是的，卡缪索先生，对，这双靴子与那天放在壁炉架上的绝对是同一双，先生藏在我的盥洗室里正等着穿呢！前一天他就在这儿过的夜。您心里就是这么想的，对不对？您这样想好了，我希望如此。这是确确实实的真事。我骗了您。那又怎么样？我乐意这么干，我！”

她并不动气，坐下来，若无其事地望着卡缪索和吕西安。这两个男人却不敢互视。

“我只相信您希望我相信的事，”卡缪索说，“别开玩笑，我错了。”

“要么我是个不要脸的小荡妇，一时心血来潮迷恋上了他；要么我是个可怜虫，第一次感受到真情，这正是所有女人所追求的。不管是哪种情形，您要么跟我了断，要么接受我的现状。”她说，同时做了一个气概非凡的手势，压倒了大商人。

“真的吗？”卡缪索说，他从吕西安的态度看出柯拉莉不是开玩笑，他真巴不得人家在骗他。

“我爱小姐。”吕西安说道。

然而，下朝的人有半数，来教堂祈祷时，指而向教堂的钟楼以便
 去望望钟楼上的太阳已照得多么明，人面因此而变得更红。里科亦觉得家
 里的气氛一即向美
 德妻不弱公仆共一明主拿得全西家而更余想叶，索紧才向仆面”
 照得为时式因虽而，为十音而长时里不共，每个小景通一庭式时，前



柯拉莉穿上巴斯克式紧身衣。

听到这句嗓音激动的话语,柯拉莉跳起来,搂住诗人的脖子,将他紧紧抱在怀里。她把头转向丝绸商人,叫他看看她与吕西安构成多么美满的一对情侣。

“可怜的卡缪索,把您给我的东西全都拿走吧!我什么都不要您的,我发疯一般爱这个孩子,并不是因为他有才气,而是因为他长得漂亮。我宁愿跟他过苦日子,也不要跟您享用百万家财。”

卡缪索跌坐在一张靠椅上,两只手捧着头,一言不发。

“您要我们走吗?”她问,口气之凶狠令人难以置信。

吕西安眼看自己要负担一个女人,一个女演员和一个家,脊梁骨都凉了。

“留在这里吧,东西也都留着,柯拉莉。”商人用微弱而痛苦的声音发自内心地说,“我什么都不想收回。这里的家具值六万法郎,但是想到我的柯拉莉受穷,我受不了。而你很快就会受穷。不论先生有多大才干,都不能给你像样的生活。我们这些老头子,等待着我们的就是这种下场!柯拉莉,给我留下偶尔来看看你的权利吧!我能帮帮你。说实话,没有你,我活不下去!”

这可怜的男人,就在他自以为最最幸福的时候,却被剥夺了全部幸福。他那温和的态度使吕西安很受感动,而柯拉莉却不为所动。

“来吧,我可怜的缪索^①,想来就来好了,”她说,“我丝毫不欺骗你了,反而会更喜欢你。”

卡缪索没有被逐出他的地上天堂,显得很高兴。在这里他肯定会痛苦,但他希望以后能重返天堂,恢复他全部的权利,他将希望寄托在巴黎生活的变幻莫测和即将包围吕西安的各种诱惑上。狡猾的老商人认为这个漂亮小伙子早晚会放任自己,干出不忠的行为。而为了暗中窥探他,为了在柯拉莉心里败坏他,他愿意仍然做他们的朋友。这种因为痴情而忍气吞声的行为,使吕西安心惊胆战。卡缪索请他们到

^① 缪索是对卡缪索的昵称。

王宫广场韦里酒家用晚餐,他们同意了。

“多幸福啊!”卡缪索一走,柯拉莉便大叫,“你再也不用住拉丁区的阁楼了,你就住在这里,我们永不分离。为了体统,你不妨在夏洛街租一套小公寓。其余的事,听其自然好了!”

她跳起她的西班牙舞,很起劲,显示出控制不住的激情。

“我要拼命工作,一个月挣上五百法郎。”吕西安说。

“我在戏院里也有这个数目,演出津贴还不算在内。卡缪索一直会给我做衣裳,他爱我嘛!每月有一千五百法郎,我们会生活得像克雷絮斯^①一样!”

“还有马、车夫、佣人呢?”贝雷尼斯问道。

“我可以借债呀。”柯拉莉高声说道。

她又和吕西安跳起了快步舞。

“非得接受斐诺的条件不可了!”吕西安大叫道。

“好,”柯拉莉说,“我去更衣,送你去报馆,然后我坐在马车里在大街上等候。”

吕西安坐在一张沙发上,望着女演员梳妆,陷入了最严肃的思考。他本来更希望让柯拉莉自由,而不是把自己投入这种婚姻的义务之中。但是,看见她这么漂亮,身段这么美,这么楚楚动人,他又被这种波希米亚生活的美好景象控制住了,于是他向命运提出了挑战。贝雷尼斯得到命令,负责吕西安搬家和安置的事。然后,得意扬扬、幸福美丽的柯拉莉拉着诗人——她心爱的情人,走了,穿过整个巴黎城向圣菲阿克街进发。

吕西安轻捷地走上楼梯,以主人的姿态出现在报馆的办公室。苦葫芦仍然头上顶着贴了印花税票的纸,老吉鲁多还是那么虚伪地告诉他,谁都没来。

^① 克雷絮斯,公元前六世纪时里提国国王,被认为是古代的巨富。

“可是编辑们应该在某个地方见面商量报纸的事情。”吕西安说。

“那很可能,不过,编辑部的事与我无关。”帝国禁卫军上尉说,又核对起他的订户签来,一面嘴里勃罗勃罗地没完没了。

就在这时,不知是幸还是不幸,斐诺来了。他是来告诉吉鲁多,他不过是假装下台,嘱咐吉鲁多继续关照他的利益。

“不要和这位先生打官腔,他是报馆的人了。”斐诺对舅舅说,一面和吕西安握手。

“啊!先生是报馆的人了!”吉鲁多对他外甥的姿态深感惊异,高声叫道,“嘿!先生,您怎么这么轻而易举地就进了报馆!”

“我想在这儿给您安排好,免得艾蒂安欺骗您。”斐诺说,用诡秘的神情望着吕西安,又对吉鲁多说,“先生所有的稿子,一律三百法郎一栏,包括剧评在内。”

“你可从来不曾给任何人这么好的待遇。”吉鲁多说,惊讶地望着吕西安。

“四家马路剧场^①归他,你注意点,别让别人揩油他的包厢,他的戏票一定要交到他手里。”他说着,然后转身对吕西安道,“不过我劝您还是叫人把票送到家里——除了剧评,先生还答应一年之内每个月写十篇杂文,每篇两栏左右,一个月支五十法郎。——这对您合适吗?”

“行。”吕西安迫于当时的境况,只好答应下来。

“舅舅,”斐诺对出纳说,“你把合同拟出来,待我们下楼时签。”

“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吉鲁多站起身,脱下他的黑丝绸便帽问。

“吕西安·德·吕邦泼雷先生,关于《大法官》的文章就是他写的。”斐诺说道。

“小伙子,”老军人拍着吕西安的脑门高声叫道,“您这里头有金矿啊!我不是搞文艺的,可您的文章我读过了,让我挺开心,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这真叫开心!所以我那天就说:这会给我们招来订户

① 指位于神庙街的三家:快活剧院,全景剧场,昂必居剧院以及位于圣马丁大街16、18号的圣马丁门剧院。

的！订户果然来了：我们多卖出去五十份。”

“我与艾蒂安·卢斯托的合同已经抄好两份，可以签字了吗？”斐诺对他舅舅说。

“好了。”吉鲁多说道。

“给我与先生签的合同填上昨天的日期，好让卢斯托受这些条款的约束。”斐诺抓住新编辑的手臂，仿佛很亲热，这就把诗人买通了。他拉着诗人走上楼梯，对他说：“这样您就有了固定的身份。一会我会亲自把您介绍给我的那些编辑。然后，今天晚上，卢斯托带你去各家剧场让人认认你。在我们小报这里，您一个月可以挣到一百五十法郎。小报马上要由卢斯托领导，您要尽量和他处好关系。那小子因为在您的问题上捆住了手脚，肯定要对我不满的。可您有才华，我不愿意让您撞上主编的为所欲为。咱俩私下说说，您甚至可以给我的周刊每月写两页稿子，我给您两百法郎稿费。可这种安排您千万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人家看见一个初来乍到的人挣这么多钱，自尊心全会受伤，要对我进行报复的。您用两页篇幅写四篇文章吧！两篇署真名，两篇署笔名，为的是不要显出抢别人面包的模样。您得到这个职位应该感谢勃龙代和维尼翁，他们认为您很有前途。所以，千万别把事情搞糟了！尤其要提防您那些朋友。至于咱俩，一定要相互配合，友好合作。您帮我的忙，我也一定帮您的忙。您的包厢和戏票可以卖四十法郎，转卖赠书可以得六十法郎。这些加上您的稿费，每月能让您挣到四百五十法郎。以您的聪明，为书商写点文章和宣传小册子，至少还能弄到二百法郎。不过，您是我的人，我可以指望您，是不是？”

吕西安喜出望外，紧紧握住斐诺的手。

到了六层楼，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斐诺推开一间阁楼门时，附耳对吕西安说：“千万别显出咱们之间有默契的样子！”

这时吕西安望见了卢斯托，费利西安·韦尔努，埃克托·曼兰，还有两位编辑，他不认识。所有人都聚集在铺了绿色桌毯的桌旁，屋内

生着很旺的火,有的坐在普通椅子上,有的坐在靠背圈椅里,抽烟的抽烟,说笑的说笑。桌上满是纸张,这一回倒是有个真正的墨水瓶,里面装满了墨水。几只破笔,是为编辑们预备的。这向新来的记者表明,点石成金的大业就在这儿完成。

“各位先生,”斐诺说,“今天开会就是为了宣布本人不得不离开报纸总编的职位,这个职位由我们亲爱的卢斯托来担任。我那份杂志的使命,你们都了解,为了能当总编辑,我的政见要有必要的改变。虽然如此,我的信念始终如一,我们仍然是朋友。我是你们的人,正像你们跟我还是一伙一样。情况变,原则固定不变。原则是主轴,政治气压表的指针在这个主轴上转动。”

所有的编辑都哈哈大笑。

“这些话是谁教你的?”卢斯托问道。

“勃龙代呀!”斐诺回答。

“不论刮风下雨,阴天晴天,”曼兰说道,“我们要一直走在一起。”

“好了,”斐诺又开口说,“咱们别净打比方把自己弄糊涂了。反正不管谁,只要往我这儿送文章,准能见着我的面。这位先生,”他把吕西安介绍给大家,说道,“是你们的一员。卢斯托,我已经与他谈妥了。”

人人都祝贺斐诺高升和担当新的使命。

“你这边那边两面跨着,成了伊阿诺斯^①了……”吕西安不认识的两个编辑当中的一个对斐诺说。

“但愿他不是伊阿诺。”韦尔努说。

“你让我们攻击我们的眼中钉吗?”

“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斐诺说道。

① 伊阿诺斯在罗马神话中是守护门户的两面神。故事大概是这样的:萨图恩被儿子朱庇特推翻后逃到了地上,受到伊阿诺斯的热情招待。作为酬谢,萨图恩使他具有前后两副面孔,既可瞻前又可顾后。他死后成为两面神,守护门户。伊阿诺则是十八世纪戏剧中愚蠢可笑的角色。此处利用两个名字的谐音构成玩笑。

“好!”卢斯托说,“我们绝不能后退。夏特莱先生恼了,我们要一个星期不放松他!”

“出什么事啦?”吕西安问道。

“他已经来要求赔礼道歉了,”韦尔努说,“帝政时代的过气美男子遇上了吉鲁多老爹。老头极其沉着冷静地告诉他,文章作者是菲利浦·勃里杜。菲利浦已经要求男爵指定决斗的时间和使用什么武器。事情闹到这一步。我们要赶快在明天的报纸上向男爵道歉。可是每句话都得是匕首的一击。”

“你们要死死咬住他,他会来找我的。”斐诺说,“我要摆出给他帮忙的样子叫你们平息下来。他与内阁走得很近,咱们就借这事占点便宜,弄个候补教授职位或者烟草专卖店^①什么的。他这么誓不罢休,我们才高兴呢!我的新周刊要一篇关于拿当的重头文章,你们当中哪一位愿意写呀?”

“交给吕西安吧!”卢斯托说,“埃克托和韦尔努也在他们各自的报纸上写些文章……”

“先生们,再见!我们在巴尔班铺子单独见面^②!”斐诺说着,哈哈大笑。

有几个人祝贺吕西安加入记者这个令人生畏的群体,卢斯托也介绍说他是一个可以指望的人。

“各位先生,吕西安邀请你们到他的情妇、美女柯拉莉家吃宵夜。”

“柯拉莉进竞技剧场了。”吕西安告诉艾蒂安。

“那好啊,各位先生,咱们理所当然要捧柯拉莉,是不是啊?在你们各自的报纸上,都对她的新合同写上几行,谈谈她的才艺。对竞技剧场的领导,你们也写上几句,说他们有眼力,办事灵活,能不能也说他有头脑呢?”

① 法国烟草一直由国家专卖。

② 这后一句是莫里哀喜剧《女才子》第三幕第三场结尾处的一句台词,斐诺这里用来开玩笑。